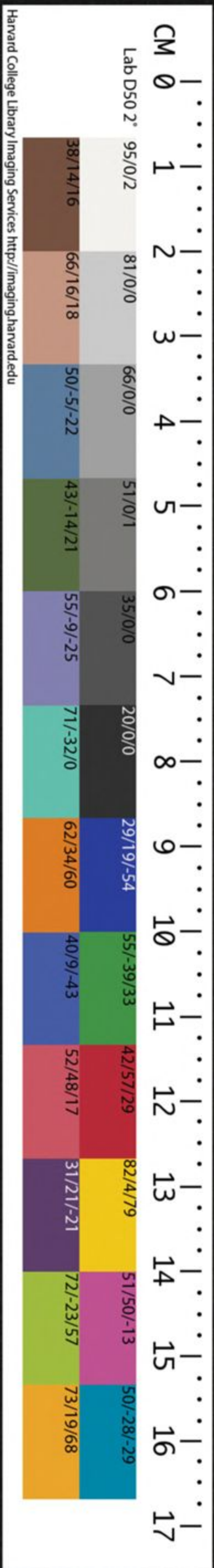


T2571/3202d(14)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卷九

晉書十九

仰儀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
冠履車輅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奢
前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
禮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
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自
白立流傳於世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PR 17 1970

志第九 晉書十九

禮上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御撰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
迺聖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
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
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
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
而酌玄流於春澗之石焚封豕於秋

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
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
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
天意雕刻人理并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
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
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
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
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
道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

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
暮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
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
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
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傳樂
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
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
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
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

屬雕墻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措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緇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

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祐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顓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

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
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
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
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
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
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
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
焚散去聖弥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
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

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
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
嫁鄭云皆服王云後乎繼寄育乃為之服
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
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
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廼彰其傳說差詳
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
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
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

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顛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

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讚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

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
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
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
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
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禘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
為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

採撫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
時神祇乖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
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
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
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
天方丘所祭曰皇天后地以舜妃伊氏配
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
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
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

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子園丘以
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
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
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
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
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
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
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為永制眾

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
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
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
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
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
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
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
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
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
方

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後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地往者衆議除明

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

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己地
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
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
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
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
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
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

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
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
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
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
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
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
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

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
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漢光
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
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
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
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
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為禮祭天不以地
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
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
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
年應郊朝議以為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
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
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
辯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
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
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
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

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為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頌

藝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
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
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
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
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
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
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

戎事弭息惟此為大按此詔帝復為親祀
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
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
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
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為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

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藟栗器用陶甒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

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太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大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

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
五帝如舊議詔後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
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
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
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奉以入就席伏
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
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
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

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
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
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
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
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
其制傳成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
旂陳於玉墀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
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

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今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今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此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禮

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

有百官重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
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
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
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
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修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
應躬祠先農不賀循荅漢儀無正有至尊
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

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為無親祭
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
未詳其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
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
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
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
青幡幘迎春於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
中出則迎拜之而返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潘鎮闕諸侯百畝之禮

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
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
臨國宜依修耕籍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
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
窀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
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
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

命婦皆步搯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
日蠶宮生蠶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
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
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
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
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
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投蠶母還蠶室事
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
賜綰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大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

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

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
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
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
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
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
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
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
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
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

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
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
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
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
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
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
非但二社當身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
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
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

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
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
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
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
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
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
紳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
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

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稷
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
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
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
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
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
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
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
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

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
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
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
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
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
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
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 又有軍旅宜
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
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

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
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支詩稱乃立冢土
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
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
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
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
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
宜定新禮後二社詔後之至
元帝建武元帝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

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

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
蝕朝士疑會否共咨尚書令荀彧時廣平
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
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
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
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
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
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
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
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
若日之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
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
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
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

謂邵爲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
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
又以梓慎神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
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
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
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
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
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
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

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
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
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猶
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眚將至
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
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
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
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
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

之進退無據然苟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
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
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眾議遂以
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
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
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
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
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
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
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
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
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
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
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
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
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
崇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

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
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
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
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
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
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
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
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
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
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
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
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雷國門國
行太厲戶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
高禘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戶漢興
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
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禘漢儀云國家

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禘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大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崇祭赤犢朱衣閉諸陰朱索繫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
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
瀆咸秩羣祀瘞沉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
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沉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
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

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
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
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
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
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
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
祀典以近咸陽故畫得比大川之祠而正

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
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
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
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
釋寒而冬請米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
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
鬼推其糜曹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
為闕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
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

廢帶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獄
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
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
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
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
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
而已其諸秩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
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躬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

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
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
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
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
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
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
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

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
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
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
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
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
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

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
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
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
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
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按
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

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
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
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後重也
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
就輕也律非正署廢典無常宜如舊祀於
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
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
制可

歲旦常設韋茨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

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
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
議雞特牲拱禳燬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
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
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
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
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

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
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
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
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
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
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
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
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
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
二郡封魏武帝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
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
為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為
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
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
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

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
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
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
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
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
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
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

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
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
廟之制曰入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
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
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
命清定華夏復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於太
祖廟北為一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
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
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
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
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
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
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
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
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
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
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
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
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
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
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
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
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
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
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
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
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
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躬崇唐虞
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
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

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
唐廟因仍舊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
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
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
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
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
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
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
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迺尊景帝夫

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
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
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
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
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
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
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叙亦隨時
之宜也其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
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廟成帝用擊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
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
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
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
為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後楊后曰
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
列於廟元帝既卽尊位上繼武於元為禰
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

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
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
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
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
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
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
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
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
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

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
傳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
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
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
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
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
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
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
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

奉蒸嘗於繼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
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
王導後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
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
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後嶠議悉施用之於
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
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後
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
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

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
十室也于時續太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
儲名之曰桃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
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
崩而廢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
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
月有司奏十月躬祭京兆府君當遷桃室
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
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

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桃疑
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
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
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
孫也躬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祭謨
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
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啻
躬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
廟之主藏於征西之桃祭薦不絕護軍將

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
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
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
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
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禘
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
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後暢替人爵
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
也尚書郎徐禕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壇

歲禘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
禱則祭於壇壇又遭禕至會稽訪處士虞
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
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
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
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
為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
祧藏主后室禘禘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
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

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
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
也若依虞王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
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
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
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
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
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
先鮫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

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桃如前三祖遷主
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
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
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
主復還招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
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
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
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
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

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
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
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
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
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
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
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
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
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

室則宣皇未在大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
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
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
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
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
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
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
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
武無廢於一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

辯按易躬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

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之廟太廟遷西乃孝武崩京兆又

遷如穆帝之世四

改事義熙元年四月

將躬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三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當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諸以

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躬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躬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

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躬祀以帝崩後

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上及應丞祠
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
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
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
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
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
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
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
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
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
右天子入自南門擊虔以為次殿所以為
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
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
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告禰秦漢久

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
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
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
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
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
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
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
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

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
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
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
支子以繼太宗則當尊奉正統而奉公義何
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
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王立廟京師又寵藩
妾使比長信等

神弗佑非罪師

丹忠正之諫

之禍自是之

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

吳王為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志第九 晉書十九

音義

暄烏計 糝甲履 瑄音宣 崧音嵩 撫支石 柳音留
赤馬鬣曰 駮赤 同與 齋烏 瓜反 筭雞音 駮馬

音愧馮
淺黑也
墳音

禰音
梅音
雱音

澍反之遇
祭音稹音責音澹音潛音敦徒對反
蝦反古雅
葦

菱二偉音稹音稹反古杏
礫反竹容
煽音桃他彫反
昭音韶

嫫原音裕音洽音窰反竹律
墀音善音醢音海音勦反子小
索音紕

反丑
林

